



暴風雨中

丁 帆

22091

新文藝出版社

丁 帆

中 雨 風 暴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告 報
中 風 雨 暴
帆 丁 者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光 藝 印 刷 廠 印 刷
洽 興 記 裝 訂 所 裝 釘

*

書 號 (467) [I III 30] 本 書 34,0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20000 冊

定 價 2,600 元

內容提要

本書是七篇反映朝鮮戰地的通訊報告集子。

記述了朝鮮人民在敵人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下，日夜不息地完成着繁重的支前任務，高度表現出他們堅強的鬥爭意志，和勝利信心。

記述了朝鮮人民對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熱愛，和朝、中人民之間親密的友情。

記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後勤部的汽車司機同志們，在救護傷員、安全行車、拔除公路上的危險物等行動上，所表現的沉着果敢的行動，和他們高度的階級友愛與自我犧牲的精神。並記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工兵同志們，爲了搶救通往前綫的江橋，在暴風雨中冒着敵人飛機的襲擊和汹涌的江濤搏鬥，終於，保證了火車的通行。

目次

不可屈服的朝鮮人民·····	一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七
朝鮮母親的赤心·····	三三
鍛鍊·····	三三
平凡的人·····	三〇
『萬里號』駕駛英雄楊慶和·····	三五
三顆風雷彈·····	四四
暴風雨中·····	五九

不可屈服的朝鮮人民

在朝鮮，從滿浦鎮到新溪一線的長約一千五百多華里的公路兩旁和附近的村莊上，到處殘留着曾被美帝國主義飛機殘暴轟炸，及其獸軍們踐踏過的血腥慘跡。

當我們走過溪川、德川、順川、黑嶺……直到遂安、新溪，沿途都可看到已經被敵人燒燬或正在燃燒着的房屋、傢具、衣物、樹木、電線桿及各種建築物，鼻子裏隨時可以聞到燻焦了的霉氣味和燃燒着的煙火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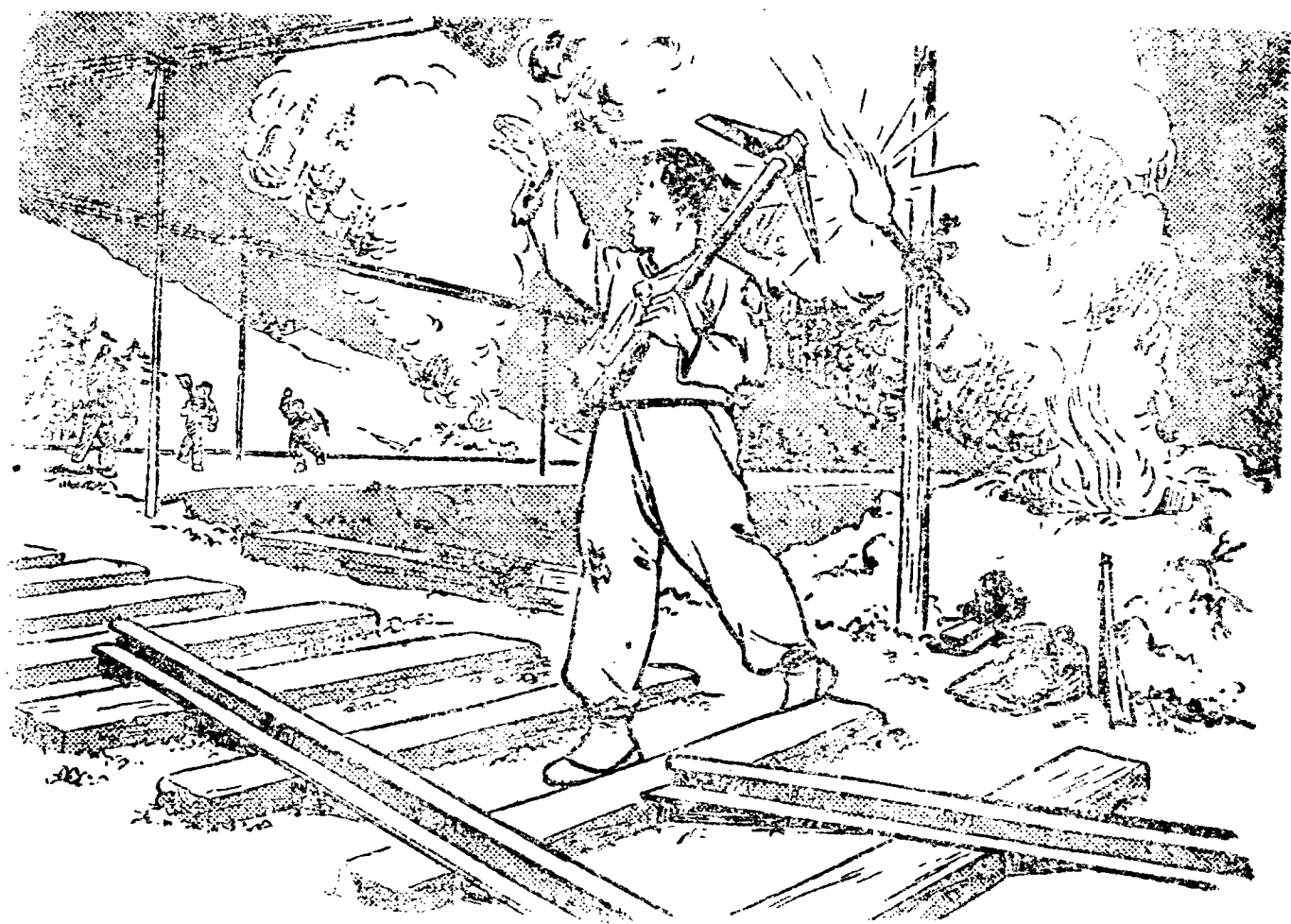
在仲岩洞，一個姓金的小女孩，正在被敵機轟炸過的瓦礫中翻尋燒剩下的什物時，而被敵機發現了，也遭到了殘暴的轟炸和掃射。

然而，這些血腥罪行和這些罪惡的企圖，已經遭到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嚴重抗議，特別是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有力打擊。英勇頑強的朝鮮人民，在金日成

將軍領導下，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有力支援下，在苦難艱辛的日子裏，含着憤怒的眼淚，埋掉同志的屍體，擦乾身上的血跡，繼續跟美、李匪軍作堅強不屈的鬭爭。

由下面這些實際鬭爭的具體事實，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朝鮮人民在戰爭最艱苦的日子裏，用他（她）們自己的血汗，凝結成強大不可戰勝的力量。

球場到溪川間的一段鐵路，被敵機炸壞了，金相勵的兒子小金立刻帶頭與其他工友跑到被炸的地方去搶修。這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小夥子，閃



『飛機擋不住咱們，使勁幹，前方在等待着咱們修好鐵路，運過糧食去打勝仗呢。……』

動着寬寬的肩膀，使勁兒用鐵鎬掀掉被炸壞的枕木，汗水不斷的從額角上淌下來，一滴一滴的落在石土上，飛機又來了，他忙淹熄了火把，呆在那兒繼續搶修。忽然白亮亮的照明彈閃在頭上，炸彈在鐵道旁轟鳴的爆炸着。當小金從被炸翻的土塊中爬出來，他簡直像個泥人似的，鮮紅的血從被彈片划破的白棉褲裏子裏透過來，但他卻滿不在乎的馬上又點起火把，繼續鼓勵大家工作。

『飛機擋不住咱們，使勁幹，前方在等待着咱們修好鐵路，運過糧食去打勝仗呢。……』小金瞪着兩隻大眼睛堅強的說。

接着他伸出兩隻像小簸箕的手掌，不停的揮動着鐵鎬，幹的更起勁了，……就這樣，在敵機不斷擾亂下，一連兩夜，終於在第二天晚上，被炸壞的路基補平了，被炸彎的鐵軌錘得溜直了，結實的枕木安好了……。

當載着支前物資的列車，勝利的從新修好的軌道上開往前面的時候，小金他們看着從火車頭裏噴出的白煙，嘴角裏露出滿意的微笑說：『到底咱們勝利了！』

說着把鐵鎬扔在肩上，心裏充滿着鬭爭的意志，又忙領着大家一跛一拐的趕到另一

個地方去修補。

朝鮮的工友們，就這樣用自己的手、血、汗和堅強的鬪爭意志來回答敵人。

新溪剛解放不久，米城洞的軍屬金行成老漢，由勝利歸來的里委員長（村長）嘴裏，知道自己的兒子爲了堅守×陣地不幸受傷被俘，慘遭敵人殘殺光榮犧牲的消息，全家人悲憤萬狀，但是當中國人民志願軍來到他家借宿時，他忙止住悲痛告訴兒媳婦說：

『趕快給志願軍同志們燒水做飯吃，吃飽了好去殺美國鬼子給咱們報仇。』

他老伴兒也走到戰士面前，一面用手指着鼻子，表示是美國鬼子，一面用手指向南並放在脖子上做恨恨殺頭的樣子，嘴裏像瘋子似的喊出『李承晚，李承晚……』三個字。

戰士看見從老媽媽的嘴唇上流出來的鮮血，心裏湧出無限的仇恨和同情，面對着這位遭受敵人殘酷磨難的老人，真不知怎樣去安慰她才好，只有用槍連連不斷的比着，一定殺死敵人給她報仇……她才擦一下眼淚點點頭。

臨出發的那天晚上，老媽媽親自和女兒趕搗了三十多斤大米送給志願軍，而金行成老漢也志願牽着牛送志願軍從小路趕往前面去，他們就這樣仇恨着敵人和愛戴自己的

朋友！

在去成川的公路上，成隊的朝鮮人民擔架隊和牛爬犁，在深夜裏迎着朔風運送物資和傷員，五十多歲的李順基（譯音）老漢像小夥子一樣，把傷員安全抬到轉運地，當看護員同志說明連夜還要趕回原地運一批傷員來到的時候，他一聲不哼的帶着擔架首先跑到公路上去，對其他的人說：『這是爲祖國服務，我們要盡一切最大努力來完成，走！』說着就領着原來的擔架隊隨着看護員同志返回原路繼續執行轉運傷員的工作任務。婦女們也和男人一樣的不落後，我親眼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身上背着小孩在修路，她一面鋪着土一面和其他人說笑，從她的態度裏，充滿了對前途的樂觀主義精神與勝利信心。

一個青年戰士，仁川大學校的學生，他很嚴肅的對我說：『這回，我再不能讓美國鬼子前進一步，我要用手裏的槍，堅決的消滅他們。』

從他那對灼灼發光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不可屈服的朝鮮人民，是那樣頑強，那樣堅定。

如今，全朝鮮的工人、農民、士兵、學生……爲了迎接新的勝利，組織新的力量向敵人反攻，他（她）們正用一切最大的努力支援前線。同時，活動在南朝鮮的游擊隊，也配合着前線阻擾敵人，消滅敵人，在敵佔區經常有大批軍用物資在爆炸，敵人的運輸隊時常遭到阻擊，電線不聲不響的被割斷了，敵人的倉庫起了火……。每個城市，每個鄉村，每個角落，每一時刻，死亡都在等待着侵略的每個美國兵。復仇的日子到了，全朝鮮人民像清川江水一樣的汹涌澎湃，到處掀起了向侵略者討還血債的吼聲，像金剛山一樣巨烈的爆發出憤怒的火燄。

在解放了的土地上

太陽剛從東山上鑽出來，灰白色的晨霧還隱約地留在山頂。西山坡上的小松樹，迎着朝陽顯得格外翠綠，峽谷旁的黃柞也透射出金黃色的光輝。稻田上的白雪、溪水邊的冰屑……還有嵌在矮木房上像鱗片似的青石板，都閃耀着亮晶晶的光芒。我們神往着這美麗和平的景象，舒暢自由地呼吸在這新解放了的土地上，如果不是在戰時，簡直像旅行到一所幽美的樂園。

里委員長（即村長）李鶴仙和我，還有一個翻譯老劉，一共三個人，順着山角下彎彎的溪水走向米城洞去。這個靠着北山根住有十二戶人家的小村子，敵人剛剛逃走，李鶴仙是昨天才由滿浦趕回來，而今天他已經開始工作。

找房子、找人、送信、借糧……

我們來到這新解放的地方，地理不熟，語言也不懂，困難是很多的。但李鶴仙卻毫不辭勞苦爲我們奔走，幫我們找了暖炕，分配人做飯燒水……我們真不知道怎樣去感謝他。

在路上的時候，我曾問他回來的情形。

他是在兩個月以前隨着人民軍撤退到滿浦的，同行的還有好幾個青年小夥子。他們一面像軍隊一樣去戰鬥，一面做些零碎事務工作。……直到反攻，他又隨着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地回到故鄉。但是家已經被美國鬼子與李承晚匪軍毀壞得破爛不堪了。房子沒有了屋頂，院子裏堆滿了燒剩下的破衣片和焦木板。他緊皺着眉頭，眼睛裏露出仇恨的火燄，看着這所曾經由自己親手建築起來的家，嘆了口氣便輕輕地走開了。

我跟在他身旁，不知怎樣來安慰他才好。說真的，我們不是外人，在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李承晚——的正義戰爭中，我們已經變成了親兄弟。

『這是我早就預料到的。祇要留下兩隻手，等將來我們再蓋好的……』在我面前，他揮動着粗壯的胳膊向我說。

這個在戰爭中鍛鍊出來的朝鮮人民戰士，從他那突出的顴骨和臉上抽動着的筋肉，我彷彿看見了勝利解放了的朝鮮人民，將要從自己的土地上建造起許多美麗的樓房和工廠……

他每天輪流地去附近的幾個村子，積極召集勞動黨員和羣衆，商量如何恢復政權工作和支援前線。在很短時間裏，他們做了許多工作，如慰問受難家屬，就地籌糧支援前線，寫標語慶祝勝利，埋設指路牌……並決定村裏人到公路上去，設一臨時交通站，招待來往軍隊。勞動黨員鄭順久首先報名參加。

一天晚上，天還沒有黑，他帶我到一個大山洞裏去察看防空的地方。當時在那裏面躲避的人們還不知道美國鬼子兵已被我們打跑了。當我們彎着腰走進山洞時，在點着松明的亮光裏，幾十個婦女、小孩、老人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老李和翻譯老劉向他們解釋說：

『我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來幫助你們打美國鬼子的……』

老劉用朝鮮話親切地解說着，深怕他們聽不懂，而老李也嘑哩哪嚕講了半天。

他（她）們才收斂起驚異的眼光，漸漸向我們圍攏來。

『這會兒出去不要緊嗎？……』一個老太婆很擔心地問翻譯老劉。從她那副焦愁的臉上，可以看到敵人對她們的蹂躪是多麼的殘酷和沒人性！

『放心吧！老大娘，美國鬼子都叫咱們打跑了……』

她長長吁了一口氣，好像吐出許多天以來的折磨和災難似的：『老天爺，這回總算好啦！』

她連連彎着身子向我們致謝。在她那灰暗的臉上已經露出了歡喜的笑容。

村裏的房子差不多都燒光了。埋在地下的糧食也都被敵人搶走或燒掉了。美、李匪軍在逃跑以前，還在威脅欺騙她們說：『妳們趕快隨我們走，要不，等中國人來了都會把妳們殺光。到了南朝鮮給妳們吃大米，穿皮鞋……』

純樸善良的朝鮮人民，雖然受了敵人的百般引誘和威脅，可是他（她）們，早就認清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如今，他（她）們把埋在石頭下面的糧食掘出來煮成飯，像照護自己由遠路回來的

孩子一樣，親熱地招待我們吃。

村裏變樣了。變得那麼新，那麼愉快，那麼有生氣。大人小孩都像辦喜事一樣地高興，山洞裏的人們也都回來參加各種支前工作，並準備來年生產。崔勝石家裏已經開始翻弄自己的土糞，女人們也在整理織布機和棉花，並用木棒搓成一簍一簍棉捲兒；街上到處都可以聽到吱吱的紡線聲。

晚飯後，這是全村人最活動的時候，孩子們滿街飛跑，有的到山上去拖樹枝，有的坐在小木車上在溜冰玩。金玉佩小娃娃又在門前唱起了『阿里郎』（朝鮮民歌），少女們也和孩子在一起跳着朝鮮土風舞，唱着『金日成將軍頌』的歌子，歌聲震蕩着山谷，也響徹了新解放的小村莊——米城洞。

當我們的一位同志，模倣中國延邊文工團曾在北京演出過的朝鮮舂米舞與洗衣舞給他（她）們看的時候，他（她）們簡直是喜歡極了。老人們咧着嘴大笑，青年們熱烈地鼓掌，小娃娃們頑皮地拿着搗米木棒，直往這位同志手裏塞，懇切地要求他：『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這些和平勤勞的朝鮮人民，他（她）們是那樣摯愛自己的勞動和表現這些勞動生
活的藝術，他們也正爲着這些幸福生活鬭爭到底。

月亮從山頂上爬過來，很顯明地照在西牆上面貼着的幾條用中國字寫成的標語——

『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萬歲！』

『中國人民與朝鮮人民的深厚友誼萬歲！』

……
這象徵着中朝兩國人民，在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團結得更緊、更親密，
更有力量。

在這新解放的土地上，一切都充滿着新的氣象。遍地響起勝利的歌聲。在遠遠的
稻田旁，朝鮮戰士們在唱着『人民軍進行曲』。勤勞勇敢的朝鮮人民，將要用自己的手
來修建曾經被敵人踐踏過的故鄉，用自己的汗來洗清曾經被野獸沾污過的土地；同時，
更要用戰鬭的槍枝，堅決保衛着自己的美好家園和豐饒的稻田。

朝鮮母親的赤心

天剛蒙蒙亮，隔壁的『阿麻尼』（老媽媽）敲着房門在呼喚我們，我在酣睡的朦朧中給她開開房門接着又倒睡下去，她忙走進來輕輕地搖擺着我的腦袋把我喚醒，我擦了擦困倦的眼睛坐起來，看見她慈祥地對我說着，『莫格』……『怕比』……並用手指着嘴。從意思上我猜想她在問我們吃飯，還沒等我來得及回答，老媽媽就把我頭前的米袋子拿過來，並作手勢叫我躺下，然後把被子給我蓋了蓋，看見我閉上眼睛後她才悄悄地走出去。

真的太疲倦了，幾天來連夜行軍，大家從來就沒有摸到房子睡覺，特別像這樣舒服的暖炕。

我們是在前五天從球場出發，昨天晚上勝利突擊完成了八十里的行軍任務趕到這個

村。經過遂安時正值天下大雪，天氣冷得厲害，雪花落在身上積了厚厚一層，被身上暖氣溫化了的雪水都凍成薄冰。當老媽媽在半夜裏被我們從鼾睡中喊醒，在剛點着的煤油燈光下，看見大家連眉毛都凍成白霜的冷樣子，嘴裏不住地說着半會不會的中國話：『够噲……』接着就特別關心她睡的暖炕給我們住，並把火盆抱到我們身旁，一邊幫我們打掃身上的雪一面叫大家烤火，同時又幫我們找好了另外的幾間房子。當時大家感動得不知道說什麼好，就都相繼躺下睡了，等老媽媽把大家安頓好了以後，天已經快亮了。

太陽已經爬上了東山，老媽媽在廚房裏準備早飯，不時由外間屋傳進來米飯的香味兒。我們幾個人坐在房子裏愉快地談論着，從進入朝鮮以來，朝鮮人民對我們親切的招待和關懷；記得在仲岩洞軍屬劉燦龜家裏時，他們僅將自己的一點大米煮給我們吃，小千里的鑛工李明大，把偷埋在地下的玉米掘出來，親自磨好送給我們，……

還有昨天晚上老媽媽冒着大雪幫我們找房子……

正說着，老媽媽已經由廚房端出來熱氣騰騰的五大碗白米飯，又送上來五碗熱水

（這是朝鮮的風俗，每人每頓飯都有碗熱水），另外還有鹹蘿蔔辣菜，……她對翻譯老劉親切而又抱歉地說：

『白菜、雞蛋都叫美國鬼子搶走了，沒有好吃的招待你們，大家別客氣呵……』接着又放下一小碗鹽芝蔴就出去了。我們望着她善良的面孔和蒼老的背影，心裏說不出
的溫暖和感謝。

『奇怪！這米飯怎麼又白又黏了！……』我拿起長把銅勺驚異地說。

立刻大家也都發現這米飯和我們帶來的米不同了，後來才知道：老媽媽爲了讓我們吃得舒服吃得飽飽的，把我們的粗米又重新搗了一次，以後我們不但每一頓都吃這樣好的米飯，連臨走時揩的米袋也都變成又白又細的好米。

第二天，通信員小劉把自己的髒衣服泡在水盆裏，還沒有洗就到山上給老媽媽砍木材去了。當小劉由山上回來時，忽然發現自己的衣服不見了，他忙跑到屋裏問大夥是否看見了，又到外面四處尋找，恰在這時老媽媽頂着一盆衣服從井台上回來，她看見小劉的急樣子也不知道在找什麼，而小劉也比比劃劃地問她是否看見了，兩個人講了半天誰

都不懂，經過翻譯老劉的解釋，才知道原來老媽媽看見盆裏的衣服就拿去給洗乾淨了。小劉從盆裏拿出來已經洗好的兩件白襯衣、襪子……真不知怎樣來感謝她，連連說着半會的朝鮮話：

「阿麻尼，庫娃斯米達……」（老媽媽，謝謝您……）

而老媽媽卻笑着向翻譯說：

「你們跑到外國來，和我們共同打鬼子，我作這點事，算不了什麼！」……『再說……孩子們，你們也洗不好呀！』接着便格格地笑起來。

大家看着她那銀霜似的白髮，和那和藹可親的慈祥面孔，心裏覺得甜絲絲的增添了無比的溫暖。真的，除了語言的不同，誰都體會到，這些天來朝鮮媽媽給予我們的愛撫和江那邊的媽媽，完全是一樣的。

住了幾天，我們彼此更熟了，從老媽媽的談話裏，知道她的兒子是人民軍戰士，不幸在保衛祖國的游擊戰爭中負傷被俘，敵人用盡一切慘酷手段想從他嘴裏得到游擊隊的機密。然而，被這位母親嚴正教養出來的好兒子，經過鋼鐵般鍛鍊的優秀戰士，頑強的

回答敵人只有三個字：

『不知道』，他在敵人刺刀下，表現出朝鮮人民軍的高貴品質，勞動黨的好兒子而光榮犧牲了，事後老媽媽從里委員長那裏才知道這沉痛的消息。現在，提起了這件事，老媽媽的眼圈還要紅一紅，但她總是那樣倔強驕傲地說：

『我的兒子有骨氣，他是爲了祖國解放而光榮犧牲的……』

從平常日子裏看見老媽媽對祖國解放事業的支援與貢獻，和爭取持久和平的決心，完全可以體會到一個普通朝鮮人民母親的赤心是那樣誠摯而偉大。

當我們要離開這裏的那天晌午，村裏的人們都來挽留我們：

『同志，別忘了，等勝利回來，千萬到這兒……』送別的人們再三囑咐着。

屋裏熱鬧的簡直像過小年，有的幫我們打背包，有的給我們縫衣扣，老媽媽的女兒和林蓮根老大娘還在院裏忙着給前方的戰士們搗米。

這時，老媽媽高高興興的拿着一大碗栗子，和一簍紅棗兒走進來，那上面還帶着泥土和雪霜，顯然這是她特別爲我們從壁洞裏挖出來的。

『沒有好東西送給你們，這是我收藏好久的東西，送給你們帶在路上吃吧！』說着就用凍僵的手捧了一大把直往我背包裏裝，我一面謝絕並請翻譯老劉對她解釋，可是老媽媽一定要送給我們，像打架似的鬧了半天，結果祇好收下。老媽媽一邊往我兜裏裝一邊說：

『那時候美國鬼子們像野狗似的到處找吃的，來我家翻了兩回沒翻到什麼，畜牲們就往房子裏打槍，這些千刀殺的……』老媽媽氣恨恨地指着屋頂上的彈孔，又從棚頂上拿了一把銅勺。

『這就是那時候被打壞的，我留着它，等將來孫子大了好叫他知道這是一筆還不完的賬……』正說着，敵機突然出現在天空，老媽媽喊了一句：

『邊機；娃哨！』……（飛機來了！）趁着敵機向山上盤旋時，老媽媽便領着我們跑向房後的防空洞裏，當炸彈在山那邊激烈爆炸的時候，老媽媽緊緊地用身體掩護着我，深怕我遭受到什麼危險似的。

敵機走了，我拉着老媽媽的手，感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眼淚

已經流出來了。

老媽媽擦着我的眼淚一面囑咐着

說：

『孩子們，往前去吧！多殺些美

國鬼子給我們報仇……』

面對着這位飽經災難的老人的血

淚深仇，和愛護我們的赤心，大家心裏

一陣熱一陣冷，頓時從內心中湧出無

限感謝和熾烈地復仇烈火，她戀戀不

捨地叮嚀着：

『孩子們，要記住，等勝利回來還

住在我這兒……』

臨走時，我把一枚保衛和平紀念



老媽媽緊緊地用身體掩護着我，深怕我遭受到什麼危險似的。

章給老媽媽帶在胸前，翻譯老劉代我告訴她這顆紀念章的來歷，這是參加全世界第二屆青年代表大會路過莫斯科時，一個圍着紅領巾名叫達雅的小女孩送給我的。

老媽媽聽完了這些，臉上立刻閃露出一種非凡的幸福的光茫，她愉快地伸出了兩隻帶着繭的手掌，安詳地撫摸着紀念章上的白鴿，嚴肅而堅定地連連說着：

『和平！』『和平！！』

月亮從東山上升起來，皎潔的月光，照亮了山前凸凹不平的道路和歡送我們的人羣，也照亮了媽媽那副善良慈祥的面孔，我清楚地看見了在她那枯瘦的臉頰上掛着兩顆惜別的眼淚。老媽媽緊緊地握着我們的手，親親的叫了一句：

『阿得兒……』（孩子……）宛若送自己的兒子走上戰場一樣，我們也親熱地叫了一聲媽媽便依依不捨的離開了。

前進勝利的道路走不完，媽媽的赤心呀比道路還要長，我們已經走出很遠了，村裏的人們還目送我們前進的背影。而媽媽也仍站在人羣裏遙向我們頻頻揮手，好像預祝我們勝利歸來。

山風不停地吹颳着，在嚴寒的雪地上，我們邁着堅強的步子急急前進，夜風掃在身上冷絲絲地有點兒涼，然而媽媽的苦難和愛撫，卻永遠溫暖的激勵着我的心，我們將牢記這位朝鮮母親，和全世界千百萬愛好和平的母親的偉大的關懷與囑託，再接再厲地勇敢進軍，去消滅敵人。

當休息時，在月光下我拿出來一個小本本，崇敬而親切地寫上媽媽的名字——洪光男。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新溪

鍛鍊

那是在一月十一日的晚上，天上沒有星星，一片烏雲遮着頭頂，越顯得夜是那樣的黑，遠方的砲聲不斷在轟鳴，顯然戰鬥是在熾烈地進行着。

我們是在前天離開了祖國，跨過鴨綠江，今天才到這兒，剛要解開背包休息，忽然前方打來急電，要×部在今晚立刻出發往×地轉移，我們當然也要隨同走了。我從百五十米陡崖的大山洞裏爬下來，在山角下忙吃了兩口飯，便揹起背包跟着老王的屁股後頭走向公路去，公路旁早已站滿了人，黑鴉鴉的一片，左一層右一層的都很安靜地在那兒等待着出發的口令。

尹處長來了，還有老戴，他晃了一下手電筒，立刻就閉了，就這樣還引起別人向他提出了批評：說他麻痹大意，沒有防空觀念。

老戴看清是我，便告訴我要去執行新的任務，而且要趕快準備，立刻出發。

原來命令我、老戴、還有老席三個人到溪川去取餅乾，用火車帶到前面去……

接到命令，大家沒講一句話，心裏只有一個信念，要在這後方運輸困難和戰爭的情況下，堅決地保證完成任務，勝利地運到目的地。

公路上，來往的人很多，個人有個人的事，個人有個人的困難；然而爲了消滅敵人，爲了勝利，沒有一個人在緩步行走着，從每個人腳底下閃出的火星和急遽前進的沙沙的腳步聲，完全可以了解到我們的隊伍，在毛主席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革命戰士——中國人民志願軍，沒有一個是後退或掉隊的，都是這樣果敢堅強，充滿樂觀的勝利信心。

我們順着茅道，離開迂迴的公路，靠着山根向前急進着，深一脚淺一脚的摸不清那是正路，祇憑估計方向走，十里，二十里……遠遠地已經聽見了溪川車站上火車的吼叫聲，心裏總算透個亮。可是凸凹不平的路，越來越難走了，分不清是稻田地，還是荒原，一不小心就要跌個筋斗。我們就這樣的延着清川江摸索前進。

汗從鬢角上像下雨似的流下來，口渴得很，老席從掛包上解下缸子來，到江邊舀了

一缸子水給我，我喝了幾口，心裏涼絲絲的好舒服，而他也咕嚕咕嚕的大口喝起來，接着
一叭噠嘴：

『嚇！這比北京的冰果兒還得呢！』

一提到北京，我是那樣敏感的就想到了家，還有過去……

往事，像活頁畫似的一張又一張從腦子裏翻過去……

我從七歲時候入學，一直在父母的溺愛下過着舒適的學生生活，由於自己個性強和
要求自由民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爲了反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我曾參加過學生運動，
也叫國民黨特務抓去坐過牢；但是像這次跑出這麼遠，又是國外，環境這樣艱苦，這還是
有生以來第一次，想起北京，我就想起了那些親愛的同志、同學、還有……。

和平的生活，溫暖舒服的日子，離我這麼遠，我真有點留戀家了。

然而，另一個偉大的場面也同時出現在我的眼前：雄偉的天安門，紅牆綠瓦，結着五
彩繽紛的彩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誕生典禮。

毛主席像巨人一樣的站在主席台上，響亮的聲音，震蕩着天空，震蕩着全球，代表全

中國人民的意志向全世界發出莊嚴的公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

下面立刻像翻天覆地似的掀起了雷鳴般的掌聲，當時我會激動的流出了熱淚，好像從那一天起，我才真正看到了我的祖國，祖國的偉大，祖國的可愛，還有祖國的遠景……

想到這兒，我心裏熱酥酥地，不知是什麼滋味，又慚愧，又幸福，說真的，毛主席這親切的名字，這偉大的名字，這響亮的名字，一想到他就有了力量，就有了信心，就能勝利！

真怪，我的腿已經不酸了，腰也不疼了，腳掌也有勁兒了，眼睛更明亮了，雖然在黝黑的深夜裏，我好像看見了光明，那幸福的遠景，晃動在我眼前，越閃越大，永遠永遠地……

又經過很長時間，走了很久，突然，走在前面的老戴停下來，他彎着腰在找路，眼前白亮亮一片，模模糊糊看不清。是雪是冰，還是水？江裏雖然封凍了，但潺潺地流水聲卻在清脆地響着，對岸就是車站，已經看見了從火車裏噴出來的火星，但是卻沒有路通過去。

老席着急的問了一句：

『橋在哪兒？』

『那有橋呵！來時候就沒有找到橋，』我一面解釋一面尋找新路。

時間不停的過着，一秒、二秒……一分……五分，誰心裏都在急，大概快開車了，如果坐不上這次車，運不去餅乾，不但完成不了任務，也一定要掉隊，想到這兒，身上不禁打了個寒噤，無論如何也得過去。

『爲了完成任務、突擊過江！』我首先提議。

老戴連猶疑一下都沒有，領着頭就先下去了，大家拉開距離，怕冰薄吃不住人，一步兩步……輕輕地向前移動着，當脚底下的冰咔嚓一響，渾身立刻就緊張起來，從脚跟涼到頭頂，頭髮根兒酥一下子豎起來，腦門子上出了點冷汗……。

『小心哪！不要掉下去，』

老戴在前面不斷地警惕着大家，還沒有等我回答，突然咔嚓一聲，老席掉進一隻腳，我剛要過去拉他，腳底下忽然一沉還沒等啊字喊出口，整個身子掉進去大半截，一條間，我橫伸出兩隻手，加上大衣的浮力，總算沒有沉下去。好容易從冰水裏爬出來，下半截

完全溼透了，冰水涼涼地貼進皮膚，好像要從汗毛孔裏鑽進去似的難過。

北風呼呼地颳着，遠處的砲彈聲仍在轟鳴，大家都安全的到了東岸，老席只溼了一隻腳，在一閃的燈光中，我看見了他的鞋子上已掛滿了白霜，老戴的眉毛也變成了白色，火車旁噴出的熱氣，像一條白龍似的射出很遠，我的兩條褲腿上早掛滿了冰絲。

火車開來了，裏邊坐滿了志願軍，他們愉快興奮地唱着志願軍軍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我們把餅乾箱裝到車裏，便坐在車門口，我彷彿忘記了掉下江裏去的事情。

車開了，越來越快，像一隻出了弦的火箭，不停的飛向前，夜風從車門口擠進來吹在腿上，我的褲子早已凍成了冰，硬幫幫的，手剛一摸上去，就像碰在針尖上似的難受。腳已經漸漸從涼變成凍，最後簡直就像貓把腳指頭咬掉一樣的疼痛，兩條腿冰涼徹骨，疼入心髓，我拚命用牙咬着嘴唇，忍耐、堅強的忍耐着，我的理智像野熊一的倔強，但眼睛卻流出了眼淚，我真想跳下車去，找着火好好烤一烤再走。實在受不了啦……

『你屈服了嗎？』我偷偷地自問，並責備自己是懦夫，然而這樣並沒有解決問題，相

反的更想到將來要把兩隻腳凍爛了那怎麼辦呢？

在眼前突然出現有那麼一個場面，一個人抗着一把鐵銼，拖着凍傷的腳纏着麻布片，在酷寒的風雪中堅持修鐵路……

這是保爾·柯察金的形象。他剛毅地閃動在我的腦子裏。想起他，我好像變成另一個人，他好像永遠活在我心裏，諄諄地警惕我：要忍耐——爲了明天、爲了幸福、爲了全人類的解放，要鬭爭、堅強的鬭爭，不能低頭，更不能氣餒，也不能作一個困難的投降者；他又告訴我，無論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下要樂觀，只有對勝利的樂觀才能突破困難，擊敗敵人，而也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在克服困難中，有了樂觀才能獲得勝利。

英雄的形象，給了我無比堅強的力量，像暖流一樣從心裏熱到腳底，是那麼持久、頑強。火炬似的意志在我內心裏燃燒。

『我要用兩條腿和兩隻腳的體溫，來溫乾溼鞋溼襪和溼褲，』我像發誓般的鬭爭着。三天過去了，我沒有感到苦惱，當我把兩隻凍得紅紫的腳，從這雙已經乾了的鞋子裏拿出來又伸到鞋子裏面去，溫暖而又舒適的感覺，使我親自體會到克服困難後的愉

快，心裏充滿着勝利的驕傲與歡喜。

餅乾按期送到了，同志們都特別高興地立刻裝在乾糧袋裏繼續出發，我也隨着隊伍繼續向勝利挺進，思想裏準備着有更艱苦的環境來鍛鍊與考驗自己，我深深地知道，在每一步艱苦的足跡下，都蘊藏着無限的勝利，而每得到一個勝利，也都是突破了重重艱苦，我要把困難化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恨，而把廣大的受難弟兄朝鮮人民，從奴役者的血爪下解放出來才是最大的歡欣，爲了和平、爲了我們的美好生活、幸福的遠景，我將突破一切困難，奮鬥到底。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日於溪川

平凡的人

飛機在頭頂上不斷地盤旋，老謝和我坐在屋子裏一動不動地在談着；我完全被他所講的故事吸引住了……。

事情是這樣的，去年十一月某日的夜裏，天很黑，對面不見人，只有天上的星星眨着眼。汽車在雪路上前進着，走一會兒就閉上車燈停一下，聽聽是否有敵機。車上的傷員有的已經睡着了，有的在咬着牙忍耐着傷口的疼痛及寒風的侵襲，可是卻沒有一個人叫苦。

負責照顧傷員的魏冠華同志，已經有好幾宿沒有好好休息了。爲了使傷員在轉運途中減少痛苦，他想盡了一切辦法來照護和安慰他們：找暖房、燒熱水，有的重傷員不能動，要他親自去餵飯，還要幫助接大小便。每到一個地方，必須先把傷員安置好，自己才

放心，問飽問暖的簡直像個老媽媽，其實他祇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小夥子。

魏冠華自從接受這次任務以來，自己特別小心，因為路遠，傷員多，人手少，加上敵機活動的又厲害，雖然上半夜飛機在頭上嗡嗡了好幾次，沒有出什麼錯，可是自己總是在警惕着。他看了一下手錶，已經兩點多了。往常這時候已經收車了，但今天還要趕一段路。車輪子壓在雪地上刷刷地前進着，傷員的鼾睡聲不時從身旁傳過來。他不敢打盹，不斷用手揉擦着熬紅了的眼睛，深深地吸着冷空氣，冰潤一下累乾了的嗓子，以振奮一下精神。

突然，前面的車子停住了，原來是一條河擋住了去路。橋很窄，車子過不去，必須從水裏走。可是河裏的冰已經被來往的車子壓壞了，如果車要載着人從水裏過，那是很危險的。大家只好下來從橋上過去再坐車。魏冠華同志親自看了一下橋，黑呼呼地只有兩根木頭橫在那兒，上邊全凍上冰，一踩溜滑，背着傷員過橋是十分危險的。橋下河水嘩嘩地流着，星光倒映在冰河上，顯得冷氣森森逼人。但眼看着天快要亮了，車子又沒有隱蔽的地方，要是碰上敵機一定會遭受更大損失。爲了救護傷員，無論怎樣也得過

去。他想到這兒，便毫不猶疑地脫下自己的棉鞋，捲起褲腿，並號召大家說：『同志們，爭取立功的時候到了，共產黨員要以身作則。』接着他就揩起重傷員從急流的冰河上蹣過去。

在十一月天的深夜裏，河水是多麼冷啊，河沿上的冰，岸上的雪，簡直像尖刀似的刺進了他的皮膚裏。水濺到褲腿上，立刻凍成小冰塊兒。他的兩條腿已經麻木了，可是爲了救護傷員，他忘掉了一切，心裏燃燒着熾烈的階級感情和火熱的鬭爭意志，一次又一次地從冰河上走過去，又蹣過來……

就這樣，我們的英雄魏冠華同志不僅沒有叫困難嚇倒，相反的在他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和果敢英勇的行動感召下，輕傷員都感動得一面流着眼淚一面堅持着慢慢從橋上爬過去。而其他工作同志也都相繼脫下了鞋子行動起來，結果很快的把四十多個傷病員抬過河去。

.....

又一次，那是從熙川坐火車往後面轉送傷病員。白天在某山洞裏躲避時，因爲洞小

人多，加上火車煤煙充滿山洞裏出不來，結果一個戰士在睡夢中被煤煙燻昏過去了。魏冠華同志發現後，立刻跑過去，從濃濃的黑煙裏把他指出來，放在清涼地方，忙以冷水覆面施行急救，使他漸漸清醒過來。可是這時他又發現洞裏還有五個人也都被煙燻昏過去了。魏冠華同志馬上站起來，不顧疲累，帶着頭，並動員了幾個人，一起跑到洞裏去救護。找到以後，眼看着他們呼吸就要斷絕了，忙揩到外面用涼水急救。經過兩個多鐘頭，他們才慢慢醒過來。這時魏冠華同志由於兩次出入山洞，也被煙燻得發昏，身體也很疲乏，正想休息，忽然發現自己護送的傷員有二十多名也在火車上被煙燻昏過去了。他便不顧一切的擦了一下被煙噙出來的眼淚，忍着頭昏，邁着踉蹌的步子飛快跑進山洞去，其他同志也隨他跑進去，一連往返幾次，救護的人自己也都中了毒，魏冠華同志堅持鼓勵大家說：

『同志們，我們現在要一切爲了曾爲我們流過血的傷病員；不能眼看着他們犧牲啊！』並把手巾沾上水交給大夥兒包在嘴上，以備互相救治，又忙鑽進山洞裏去救護。一個、兩個、三個……二十多個傷員完全被他們搶救了出來，並用急救方法使全部人員脫

險。可是這時，魏冠華同志卻因為中毒而昏倒了。被救醒的傷員忙圍上去照護他，並感動的流着眼淚說：『要不是魏同志，我們早就都燻死了。』但是被救醒的魏冠華同志卻躺在地上微笑着說：『這是我的責任，我應該這樣。要不是大家動手，我自己也不行呵。』從他那已經被嗆得嘶啞的聲音裏，露出了愉快，露出了勝利，露出了永遠不能被任何困難所征服的堅強力量——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的頑強性。

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

『萬里號』駕駛英雄楊慶和

在朝鮮，到處是高山峻嶺，江水縱橫，公路窄，盤道多，在嚴冬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氣裏，朔風吹着積雪，公路上冰雪盈尺，異常光滑，汽車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會有掉在幾十丈深的山澗裏的危險，加上敵人在前線幾次軍事慘敗後，對運輸線的封鎖更加瘋狂，敵機沿着公路：

白天炸坑（投彈破壞公路），

夜裏掛燈（即投擲照明彈），

天不黑扔四角釘（破壞汽車輪胎）。

而我們英勇的後勤警衛戰士和司機同志們，立刻提出響亮的口號：

『把運輸線變成鋼鐵線』。白天黑夜地，

鏟平地上的坑，

打掉天上的燈，

掃掉地上的四角釘。

我們英勇的司機同志駕駛着汽車仍然在公路上滿載着糧食、彈藥、軍用物資飛跑，前線繼續打勝仗。

每次勝利，司機同志的英勇事蹟和戰鬪英雄同樣的流傳在朝鮮戰場上，流傳在部隊中，流傳到祖國人民的心裏。

楊慶和同志的英勇事蹟，就是其中的一個。

二

楊慶和同志是鞍山市一個普通汽車工人，爲了保衛祖國援助朝鮮人民，於去年十月毅然走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線。從他到朝鮮後，看見那些被美國強盜們燒黑的土地，燒焦

了的綠樹，以及那些被殘殺的母親、孩子……血淋淋的屍體，使他意識地想起了從前日本鬼子在鞍山殘殺工人的慘狀，默默地含着眼淚沒有講什麼，從打他被分配到×部汽車團接受任務那天起，他把對敵人的仇恨和復仇的力量，放在兩隻手和一雙眼睛上，一有空隙就檢修擦洗汽車，別人看見他那兩隻凍得紅紫的手攔阻說：

『唉！老楊，費那勁幹嘛！壞了再和公家要新的。』

他趕忙向他們很嚴肅地解釋說：

『同志，對自己的武器不愛惜，拿什麼報仇呢？咱們得對得起祖國和人民呀！』

是的，他永遠不忘祖國和人民對他的希望，每在行車中發現道路橋樑不好走或遭到破壞時，他總是立即停車與副手親自察看道路好壞後，然後才由副手指揮前進，到宿營地前，他首先從別的司機嘴裏了解敵機活動的情況，並用腦子判斷敵機活動的規律以後，才用草偽裝，如這個時期敵機常在山溝地帶活動，那他就把汽車偽裝在城市或房屋附近，相反就隱避在山裏，所以每次任務不但未出任何事故，而且總是按時完成。由於他執行任務沉着、勇敢、細心、大膽，戰勝一切困難的結果，曾先後獲得『萬里號』紅旗

兩面，並立過一次大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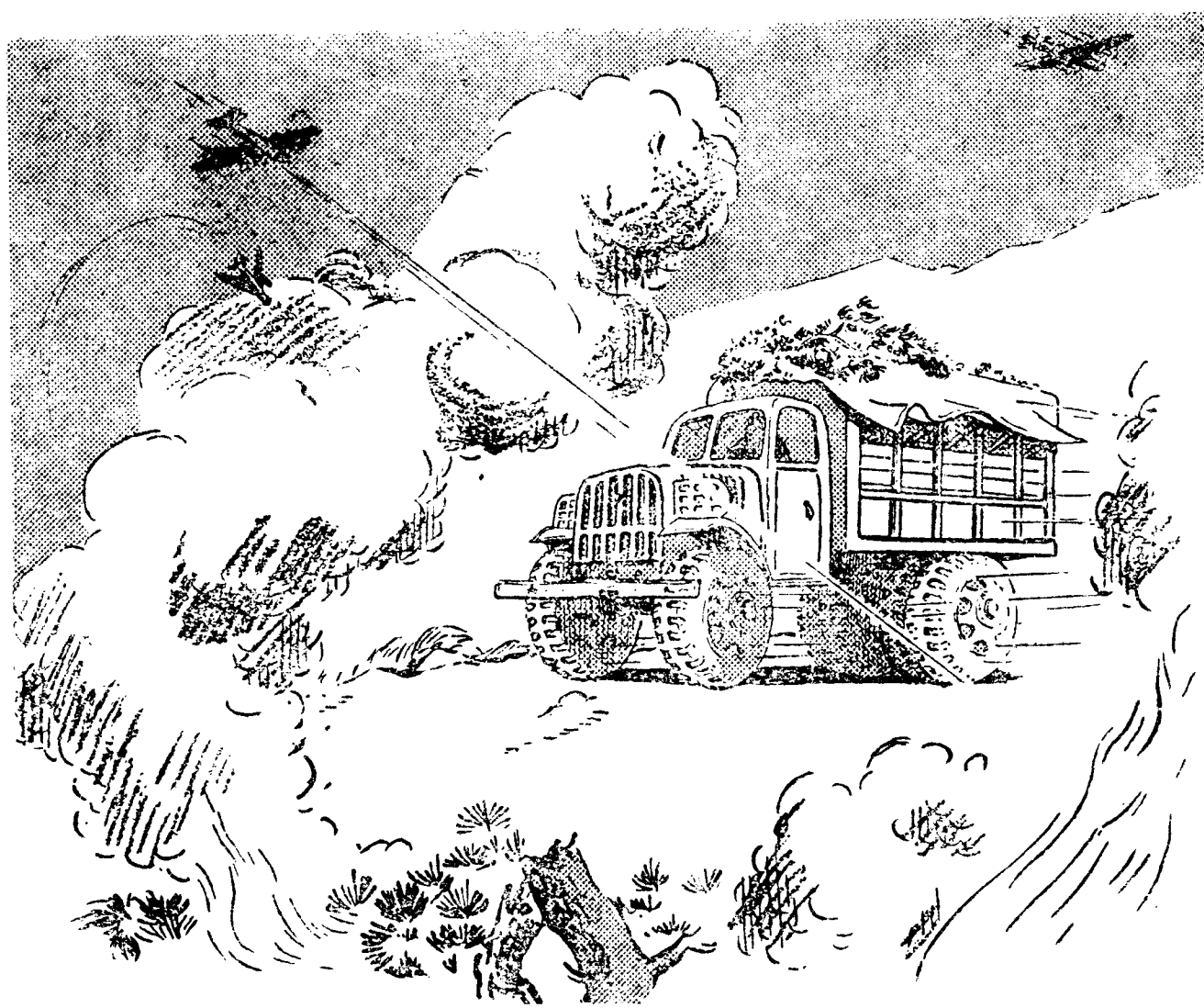
三月天的一個晚上，春夜靜靜地擁抱着大地，月亮明晃晃地掛在天邊，月光從山頂上射過來，好像一塊大圓鏡子似的，照亮了山上的綠樹和道旁的花草，也照亮了崎嶇蜿蜒的公路和白白的江水，長長的公路，像一條白布捲似的從卡車底下曳過去，望不到頭也拖不盡尾，永遠永遠，前進，勝利前進。

楊慶和駕駛着一台六輪大卡車，在公路上像長了翅膀似的飛馳着，他雖然有好幾宿沒有睡覺，並且身體不好帶着病，但他仍然堅決自願擔任這次的艱巨任務，他瞪着兩隻帶有紅絲的大眼睛，直視着前方，手裏迅速敏捷的轉動着方向盤，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滿車彈藥送到戰士手裏。真的，就連車上面的子彈也恨不得馬上鑽進槍膛裏射向敵人。

前線×部阻擊敵人的戰鬪早已開始了，熾烈的砲聲像雷鳴似的在遠方轟炸着，幾次來急電催送彈藥，但都走到半路上發生了事故，如果這次彈藥再運不上去，對整個戰鬪

就會有很大影響，所以楊慶和特別沉着小心，汽車剛走過××里，突然四週山頂上響起了槍聲，押運員着急的使勁敲打車頂蓋，警告楊慶和趕快注意防空，他剛把手伸向車間，三架敵機在月光下像黑老鷹似的衝過來，達姆彈光從車身旁閃過去，緊接着無數炸彈在車的周圍爆炸。在這極緊張的情況下，楊慶和同志非常沉着的狠狠踏着油門，迅速有力的掌着方向盤，英勇的從爆彈的硝煙中直衝過去。

車輪子像離開地皮一樣的向前



達姆彈光從車身旁閃過去，緊接着無數炸彈在車的周圍爆炸。

飛轉着，邁路表的電光針已經越過六十度並急遽上升，當敵機再一次從後面空中調過頭掃射的時候，卡車早在公路上消逝了。敵機只有在半天空上，像瞎了眼睛的蚊子瞎嗡嗡半天，什麼也沒找見而沮喪的飛去了。

當楊慶和同志勝利完成任務回來，再一次載着軍用物資，驕傲地飛馳在公路上的時候，他的車身完整如初，而敵人的大批俘虜卻極端狼狽鄙地從車身旁緩緩地流向後方去。

四

又一次，那是去鎮平拉壞汽車準備修理，好執行新任務，當時正是三九天，特別在夜裏，北風捲着雪花，冰雪封凍着江水，真是冷風刺骨滴水成冰呢！壞車上沒有風檔，別人怕冷不願掌握方向盤，而楊慶和同志爲了完成任務，自動掌握方向盤。在回來的路上於華川附近，碰上兩架敵機將另一台汽車打着立即起火，楊慶和看見汽車被打着，就好像打着自己的心一樣的難受，他不顧敵機掃射，忘記了一切冒着黑煙衝進那台車裏，用衣

服把火撲熄，並把座墊裏的棉花掏出來用雪淹滅，終於英勇的救下了這台車。

在他完成了這次任務回來以後，他的汽車——一輛很普通的六輪卡車，在朝鮮戰場上，從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今年四月三日止，已經安全行車三萬四千多華里（一萬七千七百五十公里）。

讓我再重複一句，三萬四千多華里，在朝鮮戰場上，說起來，幾個數字是很平凡的，然而你再深刻想一想，你就會從這裏找到一個奇蹟。不但如此，並且車子完整嶄新如初，沒翻、沒碰、沒掛、沒撞、沒出任何事故，同時在節省器材燃料上也有顯著成績（平均每加侖油，行車一〇·三公里），創造出在朝鮮戰場上的安全行車新紀錄。所以×部汽車團特獎予楊慶和同志『駕駛英雄』的紅旗一面並立一特等功，現在楊慶和同志仍然駕駛着他的六輪卡車，在朝鮮戰場的公路上，為創造更高的紀錄在飛馳着，不管高山如何險阻，江流如何深闊，敵人飛機如何瘋狂，運輸線如何綿長；這些都擋不住英雄堅強的決心和關志，正像他自己說的：

『我要用這台從祖國開出來的汽車，一直戰鬪到抗美援朝最後勝利，再把它光榮的

『開回祖國，交給祖國的人民和毛主席。』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三顆風雷彈

白山汽車團，慣出英雄好漢。

就在一個晴天，我忍耐着昨夜行軍的疲勞，冒着頭頂上盤旋着的敵機，在劉指導員的房子裏很幸運地遇上了他們的一位英雄趙亮軒，聽到了他扔掉了三顆風雷彈使公路暢通的故事。

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晴朗的天沒有一點雲彩，敵機照例又出現在社倉里附近的上空，打了兩個旋，沒掃射也沒轟炸，卻投下許多帶風翅的圓彈，其中有三顆落在某要地公路上。附近防空哨發現了，當即用火燒和用槍打……可是怎麼也不爆炸。

已經是午後四點多了，在這條公路上阻住有十多台裝着糧食彈藥的軍用汽車過不去，情況很緊急，也特別危險；因為一旦被敵機發現了目標，一定要遭受到嚴重的損失。

二連司機楊自立同志知道這是風雷彈，炸力很強，有三個手榴彈的威力大，不能用手拿，因為它身上有簧，不知在哪兒，一碰上立刻會爆炸。爲了掃除障礙使運輸線暢通，他便搞了一根草繩想把它拉響，拉了兩次，不但沒拉響倒把草繩拉斷了，原因是彈陷在土裏拉不出來。車越阻越多，有朝鮮人民軍的，也有我們志願軍的，眼看排滿了公路兩端，時間真是越來越緊急了。

大家都在着急想辦法。趙亮軒同志站在自己的車身邊，看着這被阻住的二十多台汽車，又看了下藍澄澄的天空，心裏想：

「如果被敵機發現了目標那就糟了。無論如何要幹掉它。別說是風雷彈，就是比它再厲害的，也擋不住咱們的運輸線。」想到這兒，他立刻向團部張參謀長請求：

「我要完成這個任務！」

「你有什麼辦法完成？」張參謀長正籌劃怎樣去搞掉它，看見趙亮軒沉不住氣的樣子，便問他一句。

「我去用手拋掉它！」趙亮軒堅決地回答着。

張參謀長聽了他的話，心裏躊躇了一下，可是當他看見趙亮軒那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就知道而且相信他能完成這個任務。

『好吧！同志，祝你成功！』

張參謀長握着他的手，一面鼓勵一面再三叮嚀他：要小心謹慎，不能大意。

趙亮軒同志看見首長對自己這樣關心和鼓勵，心裏感到熱酥酥地，也不知道從那來的這麼一股子勁兒，馬上跑到風雷彈跟前。三顆風雷彈像三個小怪物似的靜靜地躺在公路上，每一顆身上都有四隻翅膀，傾斜在土外面的半截身子發着烏黑的亮光，板着鐵青的面孔朝着趙亮軒，好像一接近它就要爆炸似的。趙亮軒走近第一顆，蹲下身子，輕輕用手把彈旁的沙土慢慢撥開，以免從上面動手有危險；然後用手從下面托着，猛古丁地一使勁兒，足扔出有二十多米遠，第一顆就這樣被清除了。

一個朝鮮人民軍同志也非常激動地跑過來；正趕上趙亮軒挖出了第二顆，他便按着趙亮軒同志的方法，接過去很勇敢地把第二顆也拋掉了。趙亮軒看了看他，他看了看趙亮軒……兩個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公路兩旁響起了兩種不同語言的歡呼聲：

『萬歲！』

『滿塞！』（萬歲！）

.....

三顆風雷彈已經弄掉了兩顆，趙亮軒同志和那個朝鮮人民軍同志，兩個人同時走向第三顆風雷彈跟前。它的風翅已經斷了，長圓型的鐵彈扎進土裏，只剩下撞針從地皮上露出一點影子。四隻眼睛盯盯地看着它，兩個人都了解這顆彈是最困難也最危險，因為一不小心碰上撞針馬上會爆炸。人民軍同志，用手比了半天，趙亮軒也不懂，反倒被他弄得有點摸不着頭了。他心裏想着……就這一顆……這最後的一顆……一定要完成任務。

趙亮軒站起身子看看兩面的汽車，便決定自己一個人來搞，他再四地讓人民軍同志走開，以免有危險。也正趕上張參謀長在喊，叫他注意，他回答了一句：

『不要緊。』便準備動手。

大家都躺下了，屏着呼吸遠遠地注視着趙亮軒，誰心裏都在砰砰地亂跳，擔心他會

有什麼意外；但他卻很沉着地回頭看了一下大家都躺好了，就迅速彎下身子，一咬牙，小心翼翼地把彈體周圍的土撥開，並扶着彈體不讓它動一點點，然後伸出像鋼鑄的五個指頭，使勁挖在土裏，隨着眼睛一閉，呼的一下子就把第三顆風雷彈扔到遠處的沙灘上，半天也沒響。

就這樣，三顆風雷彈在我們的英雄面前，都變成了廢鐵。

當趙亮軒同志完成任務回來，準備開車子通過公路的時候，大家都熱烈地鼓掌，祝賀他的勝利。朝鮮人民軍更熱情地一湧而上，有的握手，有的擁抱，每個人都不知道怎樣來表示對他的感激和愛戴！最後大家把他舉起來，喊着響亮的口號，表示對他無限敬愛和欽佩。

一個朝鮮人民軍戰士伸出大拇指用中國話喊了一句：『中國人民志願軍萬歲！』接着『萬歲！』……『滿塞』……的歡呼聲像潮水似的與汽車馬達聲交織在一起，在熱烈的歡呼聲中二十幾台汽車很快地通過了。

趙亮軒同志最後一個把自己的車子開過去，不久敵機果然來了；然而，這裏一切都

變得平靜了。

我臨告別時問到趙亮軒同志，在扔風雷彈當時曾經想過些什麼？他很直爽坦率地告訴我：當他一見阻住的车子那樣多，心裏就急的不得了，深恐被敵機發現了目標而遭受損失，所以就不顧一切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他說：

「當時我想，自己是個工人就應該打先鋒，即便犧牲了也是光榮的，但結果卻沒有死。」

我們的英雄在朝鮮戰場上，他們就這樣地抱着對祖國的熱愛和對人民的忠誠，以及爲實現自己偉大而崇高的理想，以英勇頑強大無畏的精神，克服一切艱難來和敵人作鬥爭，以爭取、迎接最後勝利。

暴風雨中

七月，正是雨季，整天陰沉沉地不見太陽，雨有時一滴一滴稀稀零零往下落，有時像瓢潑似的向下傾瀉着。從二十三日半夜開始，江面像燒滾了的水一樣，翻騰着浪花，一排跟着一排，一個勁兒的往上湧，水位一寸一寸的增高，波浪眼看着就要從通汽車的橋兩岸出入口的公路上漫過去。

守衛在渡口的工兵二營同志們，很早就接到了總指揮部的命令，當即開始了準備工作。大家不管黑夜白天，冒着狂風暴雨和敵機的掃射，整天搬運沙袋，修堵堤岸，建築渡口，並集中船隻、木材，準備必要時進行漕渡。

營長謝明達同志，穿着一件深綠色雨衣，光着兩條腿，褲角捲得高高的，腿肚子上露

滿了泥巴，兩隻手也都沾滿了溼淋淋的泥水。他和同志們一起工作着，汗從額角上淌下來流到眼角裏，螫的兩隻眼睛酸溜溜地難受，他用手揉了下眼睛又擦了把汗。嘿！這下子臉上可熱鬧啦，也分不清鼻子、眼睛，滿臉都是泥道道。他一點也沒意識到這些，照樣在橋頭上一面指揮來往汽車有次序的過橋；一面組織人力用錨纜把橋南北兩端牢牢地拴在堤岸上，加強這座橋的阻力，保衛江上運輸隊及時把物資送上前方。

他已經兩天沒有休息了，但並沒顯出一點疲乏的樣子。從他的指揮上完全可以看出這位不到三十歲的青年營長，是經過鍛鍊和考驗的，他是那樣沉着老練在佈置安排渡口上的一切工作。

汽車一輛一輛排在北岸上，長長一踣望不到頭，車裏面都裝着滿滿的糧食、彈藥……上面蓋着土黃色的雨布，司機同志恨不得馬上把車子開過江去。偏偏在橋中間有兩台傷員車堵住了去路，過不來，結果都擠在橋中間，誰也過不去。

江水繼續上漲，波濤的吼叫聲掩蓋住了一切。

謝營長抬頭看了看陰霾的天空，心裏想着：別出什麼差錯！趁着天還沒黑，趕緊

爭取時間把這批汽車都能迅速順利的開過去才好，想着就忙提高了嗓子向着堤岸喊了一聲：

『通訊員！』

小張正悶着頭在扛沙袋子，聽見營長招喚，趕忙放下沙袋子跑過來。他一眼看營長臉上的泥道子，簡直跟夜戰馬超裏面的猛張飛一樣，剛一咧嘴想笑，忽然覺得不對，從營長那副嚴肅而謹慎的面孔上，他覺得這不是在平常日子；這是工作，緊張的工作，是在戰鬥。想到這兒趕忙把想笑的情緒給硬憋回去了，規規矩矩地站在營長面前，營長看見他那副尷尬的表情對他說：

『你趕快跑步去告訴王連長，叫他親自注意一下高射機槍陣地，小心防空，如果敵機來了要掩護住汽車！』小張剛要轉身，看見營長一招手，又停下了。

『再去通知檢查登記站一下，暫時停止汽車登記，免得都擠在江岸上紊亂，影響運輸。』

小張重複一下命令，最後關心地對着營長說：

『營長！你臉上……』沒等他說完，營長毫不在意的一揮手，接着就跑向橋中間去。

傍晚，雷聲住了，閃電也停止了。雨已不下，西半天露出一點點灰白色，中間多少還透露出一點彩色的影子。天空上的黑雲隨着微風滾滾地向着東南方移動着，可是江水卻仍然上漲，但是已經不像上半年那樣的嚴重了。

當橋頭上的車輛已經稀少的时候，營長才移動着疲倦的身子回到營部來。

二

營部指揮所，暫時設立在江北岸約一里地遠近，靠着山脚的一所草房裏；屋裏除了二張新搭的木床，一張用餅乾箱子做的臨時辦公桌和一台電話機而外，再沒有其他什麼東西了。

這是在第二天夜裏，桌子上的蠟燭一跳一跳地在閃着光，窗外面黑洞洞地仍然下着簌簌子雨，稀里嘩啦的更增加了人的睡意。營長穿着衣服靠在床上打盹兒，兩隻眼睛頭

幫幫地往一塊湊；其實真够受的，八天來他一直沒有安睡過，躺在床上腦子裏一直在翻騰着江橋、波浪、還有工作的同志們。心裏總在擔心會出什麼意外，閉上眼睛靠一會兒就算是休息。他剛想睡一下，突然電話鈴像鬧鐘似的叫起來，他忙揉了揉下眼睛走到電話跟前，正趕上文書把電話拿起來，他從文書手裏接過來聽筒，就聽到一個熟習的聲音：

『我是王鳳同呵！是向營長報告渡口情況，……』

『我就是，你講吧！』營長在回答着。

雖然四連長盡量想把渡口的情況報告清楚，但在口氣和情緒上已經使營長感覺到情況是比較嚴重了。

『好，我就去！』營長放下電話習慣的穿上雨衣，便帶着小張跑向渡口去。

已經是下半夜四點鐘了，路上泥濘的很，深一脚淺一脚濺了滿身泥，他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這些，腦子裏考慮的是如何來對付這場激烈的戰鬥。這雖然不是在前線，也沒有美國鬼子，然而與洪水搏鬥，和前線同樣緊張，同樣艱苦。這一條江上運輸線和下流通火車的橋，對前線的勝利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它，就斷絕了對前線的物資供應。

失掉了它，就等於打敗仗。

夜霧漸漸消散了，東方露出一絲灰暗的白光，雖然天將矇矓，雨並沒有停。搶修江橋的喊號聲響徹江的兩岸，在靜靜的拂曉裏傳出去幾里地遠。營長剛到江邊上，就看見了這場英勇搏鬥的偉大場面。

原來從昨晚十二點開始，幾天霪雨之後，江水又第二次猛漲，水位從原來二公尺三十公分增漲到三公尺六十公分，水面將和橋床面平齊。江面寬度約七百米，橋兩岸的出入口公路眼看被江水沖垮，江面上的漂流物越來越多；有破木材、舊橋板和橋樁……大小小都阻在橋的一旁，上下撞擊着。水流得很急，浪花在這裏翻滾着，本來橋床面本身的阻力已經够重了，再加上這些漂流物，更加重了它的負擔。這樣，就使得這座橋隨時有被江濤沖跑的危險。兇猛的巨浪不時從江心撲過來，沖激着橋柱，吱吱山響，好像一下子就要把橋樁從河底下拔出來。工兵同志們從前半夜來到橋上後就一直沒有離開過，他們在風雨交加，怒濤澎湃的江橋上，忍受着寒冷和疲乏，拚命在與洪水搏鬥。

四連副王克強帶頭站在橋中間，手裏拿着把鐵鉤子號召大家說：

『同志們！加油呵！搞掉漂流物就是勝利！』他一面鼓動大家，一面把一大塊破木板從橋上面拉過去。

天亮了，雨更大了，江岸上一片雨煙，江裏面波濤翻滾。工兵同志們扛着木板、沙袋緊張的工作着。江橋出入口的公路一被沖壞，馬上就能補修起來，每個人渾身都是泥水，溼淋淋的變成了水人，誰也認不清誰。兩岸來往的汽車在暴風雨中照樣從這座危險的橋上一輛接着一輛衝過去。情況顯然的更加嚴重起來了，因為這座橋要出了毛病，不僅斷絕了江上的汽車運輸隊，對下游通火車的橋也會有很大影響。

營長看見這個情形，又聽完了四連長的報告，便親自到橋頭上來。同志們打撈漂流物和搶修出入口公路的喊號聲，不時被江濤的吼叫聲湮沒。戰士關三保扛着一包沙袋剛一上堤，一不小心就滑了一跤。營長正走到他身旁，趕緊把他攙起來。

右腿磕破了，鮮紅的血從腿上隨着雨水往下滴。

『趕緊去找衛生員包紮一下，小心中了毒，』營長關心地說着，同時親自把沙袋扛到橋頭去。關三保抬頭一看是營長，趕忙忍着疼痛攆上來，當營長把沙袋子堵在公路的

堤邊上，一看關三保又跟上來，便溫和的對他說：

『關三保！你怎麼沒去找衛生員呵？』

『不！營長……』關三保一看營長滿身泥水，帶頭工作，親切關心下級……心裏頭又是感激，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忙着回答。

首長的關懷，使他忘記了疼痛，他一面擦去腿上的血跡，一面又激動地接着說：

『這不要緊。營長！搶修江橋重要。』接着又一癱一瘓地跑去扛沙袋，營長看着他的背影，心裏驕傲的想：

『有這樣英勇頑強的戰士，我們怎能不打勝仗！』

三

謝營長從橋上下來，便很沉靜地站在一個小土崗上沉思；他習慣的用右手摸着下顎，兩隻眼睛都集中在江心。急流巨浪，像倒塌的牆壁一樣，一堵接着一堵冲向江橋和江岸，好像恨不得一下把所有的一切都吞掉。他看了看繼續從江橋上爬過去的汽車，還

有影影綽綽橫在江下游的通火車的橋，腦子裏慎重的思考着：

「江橋保不住這是確定的了，祇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不過總指揮部的指示，是要盡一切力量保全住它。按全盤情況看，總指揮部的指示是正確的，那怕能保留一分鐘，也有一分鐘的代價，這樣就不能不考慮到想盡一切辦法延長江橋的壽命；但是，一旦橋被沖垮順流而下，那一定會影響下游那座橋的存亡……」想到這兒，他又全面的估計一下情況，便果決的對四連長說：

「你趕快給總指揮部打個緊急電話，請總指揮部趕緊派人送一包炸藥來。再告訴四連副把登陸艇和門橋都組織好，以防萬一，必要時立即進行潛渡。另外在橋床面上再拴一條鋪繩，加強橋的抵抗力……」他稍停了一下，回過頭來問四連長說：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四連長看營長眼睛一直盯着江岸，就明白他的心理，很果敢地回答道：

「明白。」馬上敬禮去了。

四連長走後還沒有一袋煙的工夫，猛然從江橋上傳過來一片喊聲：

『快，快呵……拿錨纜呀……用鐵鎖拴住呵……』

大家都驚奇的不知道江橋上又有了什麼變化，這時祇見二排副王志興穿着身水衣，從橋頭上氣呼呼地跑過來說：

『報告營長，橋叫江水給鼓起來啦！整個橋床面離開了橋樁，汽車已經過不去了……』

還沒等他說完，戰士陳萬金緊跟着從後面慌張的跑過來，一面跑一面高聲地叫着：

『二排副！二排副！錨纜斷了……』
當他跑到跟前馬上立正，上氣不接下氣



還沒等他說完，戰士陳萬金緊跟着從後面慌張的跑過來，……

的報告說：

『江南岸的鋪繮被江水沖斷，橋床面已經順着水跑了。』營長聽完他們的話，很快的從土崗下來走過去。

搶救江橋的戰士們，正緊張地從橋床面上冒着浪濤趑趄着身子跑向北岸來，拉鋪繮的拉鋪繮，扯鐵鎖的扯鐵鎖，大家一個聲音：

『趕緊扯住呵，不能叫它跑下去……』

的確是驚險極了，要不是江北岸鋪繮拴的牢，恐怕橋床面早就順着江流沖下去了。不過現在水勢這樣兇，江北岸的繮鋪也隨時有沖斷的可能，情況顯然是更危險了。

雨仍在下，每個人的衣服都溼淋淋地貼在身上，從衣襟上直往下滴噠水。營長看了看江橋，又瞧了瞧大家，便站在一條裝了沙子的草袋上，沉着的說：

『同志們！先不要急，這座橋雖然已經失掉了作用，但我們還可以用門橋進行漕渡。現在最大的困難，也是擺在我們面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要把這座橋床面立刻毀掉。因為橋床面是這麼大，再加上江水流的很急，要是被江水沖跑了，一定會把下游的

橋擊垮，這樣對前線供應的影響和對整個戰爭的損失，就是不可估計的了……」說到這兒營長環視了一下每個同志的嚴肅面孔，又接着說：

「可是現在我們手裏沒有炸藥，我們決定組織一個突擊組，把順在江裏的整個橋床面一段一段的破壞掉，這是目前唯一的辦法，那個同志報名？」營長剛說完最後一個字，二排副首先舉起粗壯的胳膊：

『報名，我去！』接着陳萬金、王寶和……轟的喊出了一個聲音：

『我去！我去！』幾十個人都一齊舉起了手。

馬上十五名突擊手就組織好了，由二排副負責，他們拿好工具正待上橋，就聽見上游江面上嘩嘩的呼嘯聲，像雷鳴一樣的由遠而近，緊隨着有二公尺高的水頭像一堵牆似的狂奔下來，翻滾着的浪濤發出驚心動魄的轟鳴，就像千軍萬馬衝鋒陷陣似的在吶喊嘶叫。

岸上的人雖然都被這突來的山洪嚇住了，可誰也沒有動。面對着這意外的變化，大家都替突擊組擔心掐着汗。

『注意呵！山洪又下來了！』不知道是誰放開了嗓門提醒他們。

在水雨中只聽見二排副喊了一句：

『同志們！跟我上橋呵！』接着突擊組的人都跟在他後面跑上去。他帶頭剛跑上橋床面，就聽得咔嚓一聲，在浪濤的沖擊下，整個橋床面斷了。橋上的人也都被波浪捲進江裏，緊跟着一截三百多米長，四米多寬的橋床面，像一座大木排似的，順着翻騰着的巨浪，奔流而下。

河岸上的人看見這個情形便趕忙救人，大家都急的兩眼直冒火；有的搓手、有的躁腳，但對這突然的變化，沖跑了的橋床面，誰也想不出好辦法來。

四

炸藥沒有來，即便來了在時間上也來不及了。營長雖然心裏很焦急，但他依然很冷靜地制止住同志們的慌忙：

『同志們！不要慌，我們用登陸艇去搶救！』說完了急忙帶着二排長跑向登陸艇排

去，準備親自指揮搶橋。而同志們也都拿着鐵鎖鐵鉤，順着江岸追下來。

正在這時，忽然從上游下來兩隻登陸艇，在奔騰的江濤中像離了弦的弩箭一樣的順着水流往下趕；船頭激起的浪花有二三尺高，兩隻登陸艇一會被波浪捲進去，一會又從波浪中鑽出來，好像兩條大鱷魚在水面上追逐着。

原來是四連副王克強同志接到準備登陸艇的命令後，就知道情況很緊急，趕忙收拾好了一切，待命出發。當他看見第二次的山洪衝下來，又聽到沖斷橋床面的消息，他馬上不顧一切危險頂着風浪指揮一號艇趕了下來。排長郭玉山和技師王士學，緊跟着也把四號艇開下來，而營部王海清和齊連貴，也英勇的駕着單舟趕來搶救。

江岸上的呼喊聲和怒濤的吼聲響成一片，每個人都恨不得一下子就接近橋床面，用鐵鎖把它拉回來。而登陸艇上的人也都加足馬力往下追。

雨越下越大，雨煙和雪霧白蕩蕩地連成一片，分不清天上地下。準備漕渡的工兵同志們，也早就爲這一緊急任務集合起來，嚴整的守在堤岸上，待命出發。

兩隻登陸艇很快靠近了橋床面，四連副首先果敢地指揮一號艇，調過頭來攔住他

趕快把錨纜拴上去！」技師孫玉喜趁着登陸艇靠近橋床面，忙從艙裏拿出一根錨纜套在緣材上，然後就用登陸艇扯住橋床面，往江北岸上拉，四號艇也拴上錨纜協助一號艇往江邊推。已經快攏岸了，岸上的人高喊口號，給登陸艇加油並準備接應。但因江邊水流子急，登陸艇的動力小，馬達雖然吐吐直叫，使多大勁也靠不過去。四連副急的兩眼直冒火星，他抹了下額角上的汗便命令拋錨，準備先把它穩住再想別的辦法拖。然而在急流中，橋床面被江水游蕩的阻力特別大，波浪又兇，怎麼也拖不住。忽然四號艇的錨纜掙斷了，而且機器也出了毛病，接連着兩排巨浪沖過來，就把四號艇捲向南岸去。雖然單舟很迅速地參加了戰鬥，究竟力量薄弱，不但阻不住橋床面往下流，而且被橋床面拖的直往下跑。四連副一看事情不妙，便大聲招呼着單舟：

『小心哪！別把自己提翻了！』說完了就指揮一號艇離開橋床面，想繞到後面去扯住它。可是由於頂水往上開，怎麼也上不去。而橋床面沒有力量牽扯，它的流速更快起來。漸漸離下游的通火車的橋近了，駕着單舟的王海清一看這個情形，便拚着性命趕過

來扯住它，結果不但沒扯住，差點把自己的船弄翻了；要不是——一號艇返回來的快，單舟一定——定會遇險。四連副把單舟救出後，便繼續扯住橋床面，和孫玉喜等商量對付它的辦法。

『先扯住它減輕它的流速，只要等四號艇返回來，我們順着水流子扯，一定會成功』，孫玉喜說完了自己的意見，便焦急地往遠處看。大家也急盼四號艇趕快過來。但是，不但四號艇過不來，就連單舟的影子也不見了。不知道出了錯，還是發生了其他事情。

天漸漸黑下來，江裏的人與岸上失掉了聯繫，岸上的人都在擔心登陸艇的下落，特別是通火車橋的安全。而艇上的人都在拚着性命英勇的拖住橋床面。水浪不時打進艇裏來，驚濤駭浪在怒吼，四連副的臉和手被雨水和波浪打的由疼痛變成了麻木，渾身疲倦的厲害，但他仍在堅持着。

『飛機——飛機——……』戰士王文明看見半天空投下的照明彈提醒大家，誰知道緊接着『噠噠噠——噠噠噠——』的機槍聲瘋狂的從頭頂上打下來，炸彈丟在地上濺起很多泥水和沙土，投在江裏掀起一丈多高的水柱。北岸上高射機槍陣地迎着天空的敵機，飛射出一連串的紅色彈。江裏的水柱越來越多了，四連副突然覺得左膀子上一麻，殷紅

的血馬上透過衣衫流下來……

『怎麼？四連副！你受傷了？』孫玉喜看見他胳膊上的血吃了一驚。

『不要緊，擦破點皮……』本來被達姆彈打中了，但他卻極力在掩飾。他想，自己是個共產黨員，無論怎樣也要完成任務，保全住通火車的橋。

眼看距通火車的橋更近了，距離只有幾百米，四連副咬着牙激勵着大家說：

『同志們！爭取爲祖國立功的時候到了，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要堅決的幹到底。』

『放心吧！連副！我們不是孬種，毛主席的戰士是什麼也嚇不倒的。』全艇的人都表示了決心，就這樣又繼續了五分鐘，橋床面漸漸從橫流變爲順流，王文明看見順過來的橋面，對着四連副說：

『連副！你看橋床面順過來了……』

四連副聽了王文明的話，若有啓示的看了下水勢，又看看屹立在下游江面上的橋，心裏忽然靈機一動，突然想起了只要把橋床面順着水撐正了，完全可以從橋孔中鑽過

去。想到這兒，激動的心情幾乎使他跳起來。他興奮的忘記了疼痛的傷口和疲乏，立刻充滿信心的對大家說：

『有辦法了，有辦法了。』

大家看見他那興奮的面孔，誰也猜不出究竟有什麼好辦法。一聽他說完他的意見，勝利的情緒激動着每一個人，然而，困難又來了：

『沒有篙和櫓怎麼辦呵？』王文明看着艇裏僅有一根錨纜和兩把鐵銼，就驚問着。

聽了他的話大家突然一楞，你



偏巧郭玉山和王士學等搖着單舟，借着照明彈的亮光趕過來。

看看我，我看看你，誰心裏都在悔恨自己，爲什麼預先沒有準備。

四連副急的滿頭大汗，汗珠子像豆粒似的往下滾，眼看着擺在面前的橋就要毀滅，心裏簡直像尖刀子扎的似的，他瞪着眼睛釘住兩隻鐵銑，倔強地對大家說：

『同志們！我們是共產黨員，困難嚇不倒我們，來，拿鐵銑幹！』他第一個拿起鐵銑，英勇的跳上橋床面，王文明緊隨着也跟上來……。

可是鐵銑怎麼行呀，伸進水裏沒有一點力量，橋更近了。

正在束手無策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偏巧郭玉山和王士學等搖着單舟，借着照明彈的亮光趕過來。這真是喜出望外，誰也顧不得說什麼，大家迅速拿起他們帶來的篙和櫓，一齊跳上橋床面，奮力擺渡着。人多力量大，在激烈的江濤中和照明彈的亮光下，大家沉着的調準橋孔，隨着水流慢慢地把橋床面從橋孔中順過去。

五

江面上一片漆黑，殘留在半天空的照明彈漸漸消逝了。敵機仍在頭頂盤旋。岸上

的人模模糊糊看見一號艇扯着橋床面漂下去，都估計是凶多吉少。可是到了九點鐘，四連副卻安全的帶着一號艇、單舟，和後來接應的船隻，勝利的沿着江邊開回來。四連副胳膊上流滿了血，他疲倦到極點，下了艇剛走了兩步就昏倒了。大家馬上把他攙起來，營長看着他慘白的面孔，心裏感到一陣酸疼：

「四連副……王克強……」四連副在昏迷中睜開兩隻疲倦的眼睛，他看見營長像要說什麼似的，半天也沒說出來，祇見嘴角微微一動，勝利的笑了。

夜裏，煙霧籠罩着江面，北岸上開來的砲車，在有秩序的聽從營指揮部的漕渡命令往江南岸搶運，誰都知道新的戰役就要開始，更大的勝利就在前面。

指揮漕渡的綠色燈光又閃開了。在黑夜裏，像一顆晶明的鑽石。

工兵二營的同志們在謝營長的指揮下，英勇的駕着臨時準備好的門橋，從江北岸划向南岸去，江南岸的也划向北岸來，兩岸的門橋像穿梭一樣的來回擺渡着，搶運競賽的巨槳聲此起彼落，響徹在江面上，大家一齊喊起了：

划呀！划呀！向前划呀！

我們是鋼鐵戰士，水上的英雄，

不怕艱苦，不怕犧牲；

乘風破浪打先鋒。

划哟！划哟！向前划哟！

我們是頑強的突擊手，

人民的工兵，

駕起門橋快如風；

支援前線，消滅敵人，

爭取抗美援朝勝利

早日來臨。

划漿的人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卻沒有一個人叫苦，口號聲一直在繼續着。

風平了，浪靜了，雨也停止了，當謝營長站在江岸上看見滿載着物資彈藥的軍用火

車已從江橋上開過去；工兵同志們在江面上奮力漕渡砲車的火熱情緒，心裏興奮、驕傲的說了一句：

『我們又勝利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六日改稿

定價 ￥ 2,600